



那片芦苇

陈宏哲

纸条

首朝利

条

儿时,村子北面的河坝处有一大片芦苇,发源于北山谷底的涓涓山泉从芦苇中间缓缓流过,在坝坝处汇聚成一个水潭,潭水向东南折出形成小河,正好流经我家门前。

这片芦苇曾是我儿时的乐园。春天,冰河解冻,草木萌发,芦苇们探出了尖尖的小脑袋,芦苇丛里遍地都是高高低低的芦苇芽。我经常和小伙伴一起到芦苇丛中折芦苇,去河坝里捞鱼,到溪流中捉蝌蚪,大声喊着至今也不明其意的话:“水水清清,蛤蟆骨朵涌涌”边喊边捉蝌蚪。那群如逗号般可爱的小蝌蚪,甩着黑黑的小脑袋诗意的游动,着实让人爱恋,我把小蝌蚪捉回家养在玻璃瓶子里,天天不停换水,有空便去观赏。

初夏,芦苇慢慢长高了,一片片狭长的叶子逐渐奔放起来,形成密不透风的芦苇林。清风袭来,芦苇叶轻轻地碰撞着,不时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有时,我们刚一踏入芦苇丛便会惊起鸟儿,先有一只鸟儿扑棱棱地飞起,接着便是两三只、四五只,再接着,一大群的鸟儿争先恐后地飞出芦苇丛,振翅声、鸟鸣声,响成一片,芦苇丛简直就是小鸟的天堂。我和小伙伴总喜欢采几片芦苇叶卷成小号,信马由缰地吹,那滴滴唧唧的声音应和着远方牛羊的叫声在暮霭中回荡。

盛夏,芦苇旁的河坝成了我们的水上乐园。看着大孩子潇洒地从坝上猛地一跃扎下了水,又如水鸭子般从芦苇

旁边水面钻出,着实令人羡慕,水坝就是我们的天然游泳场。那时我还不会游泳,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学着大孩子的样子一头扎进水中,结果呛了好几口水,好在慌乱中急忙扯住了一株芦苇,才侥幸脱险,可以说芦苇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折的芦苇,剥净苇叶后,把苇秆顶端折成三角形,用细线捆扎起来,做成简单的捕蝉器,粘上黏糊糊的蜘蛛网,就能捕捉树上的鸣蝉了。

秋天来了,芦苇叶子慢慢枯黄了,苇秆顶端抽出了芦穗,开出了芦花。秋风涌起,金黄的芦苇丛中,那起伏的芦花像极了大海中汹涌的浪花。后来,每读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时,我就想起了那片芦苇,想起霜

露寒凉,芦苇苍苍的情景;想起芦苇中间的溪流——我儿时的天然滑冰场……

深秋时节,一株株芦苇被乡亲们收割回庭院,等进入深冬,芦苇都风干了,父辈们用梭子破芦苇的咔嚓声,用碌碌碾筛子的喇喇声交织在一起,给寂静的冬日增添了许多生趣。过年时,崭新的苇席就铺在了家乡人的炕上,也会有一些苇席被乡亲们送到集市上变卖了,换来了自己所需的物品贴补家用,也满足了他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心愿。

早在十多年前,芦苇丛中的溪水断流了,河坝处的深水潭也随之消失了,后来芦苇丛被开垦成了田地,如今又盖满了房子,儿时戏水玩闹的乐园也只能时常在梦中出现。

老李收到过女儿两张纸条,让他悲喜交加。

那日是“三九”第一天,小城又静默了。照例,老李爱人又要去取饭盒了。老李女儿送来的饭盒里面装着地做好的饭菜,放在楼下单元门前,邻居们都很羡慕。

今天箱子里还多了个小纸条,让老李爱人一下沉浸在往事里。那晚女儿站在丹江河边哭了4个小时,第二天,写了张“爸爸我恨你”的纸条,压在她爸的杯子下。后来女儿说,她写着写着想起爸爸的冷漠,感到心寒,眼泪下来了,一股寒气窜进骨髓。那件事的确令人寒心,女儿因此激情不已,又拿出一张纸上写上爸爸的名字,用墨水涂黑,狠狠地揉成团丢在地上,又捡起来撕碎扔进了垃圾桶……

正想着,女儿的微信来了。女儿告诉母亲,昨晚她站在窗前,暖暖的月光照到身上,她突然想起父亲以往对自己的关心爱护,心里顿时感到一阵温暖。觉得应该鼓起勇气,给父亲说说心里话。

老李爱人痴痴地朝街上瞅着,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显然女儿走远才发的信息。

她迈着轻快的脚步走上楼梯。小区核酸天天做,没有出现异常,她却不敢乘电梯走楼梯。走到3楼步伐有些沉重,停下休息会儿接着向上爬。走到6楼贴着福字的门口,她按响门铃。老李接过饭盒:“让我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

爱人神秘地将小纸条塞给老李,打开纸条,“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您说,只是老觉得不好意思,爸爸我爱您。”他笑了。

“你就这么吃了,发个信息叫娃做好个人防护。”爱人停下手中的活儿,没有提及过往,暗示他多关心孩子。

“哎呀,肯定发了,我比你爱孩子。”女儿的“爸爸我恨你”的那张纸条,是前年考公务员的事。

女儿考公务员时,主考官是老李过去的下属。爱人让他给走走关系,老李严肃地说:“一是我作为党员干部,自身要硬。二是参加公务员招考的多是应届毕业生,他们都是从寒窗苦读一步步走过来的,要公平公正,绝不能走后门,开绿灯。”

成绩公布那日,女儿坐在饭桌前发呆,饭没动一口就摆下碗筷出门了。与录取人员只差0.01分,女儿过不了心里那道坎,两口子尾随其后跟了过去。

女儿站在江边抹着眼泪一言不发。爱人埋怨起来:“你要照我说的做,孩子肯定被录取了。”说着两手不停地拍打着老李的肩膀,老李一动不动。第二天女儿不起床也不吃饭,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爱人生气地说:“你当不了家长,走,你走。”老李一气之下就住进了办公室。

白天忙于工作,时间过得快。暮色降临后,老李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打发时间。院内广玉兰树叶紧紧地依附在枝上,呼啸的北风吹着叶子,雨点不停地拍打着……

雨如断了线的珠子从空中落下。女儿和几个朋友从一家餐厅出来,看见大街上一个父亲给孩子打着伞。孩子一手挽着爸爸的胳膊,一手露在伞外接伞上滴下的雨点,还把雨水给爸爸脸上抹了一下。父亲笑得腰都弯下了,孩子又去接爸爸,那亲热劲儿真让人羡慕。

这一幕太熟悉了,她也曾这样淘气过。她不由自主地笑了,赶紧掏出手机给爸爸发了过去,她说:“爸爸我想你了,快回家吧!”爸爸碍于颜面,还是没有回来。

那天是周六,女儿抱着毛茸茸的小白兔玩具跑到妈妈身边,凑到母亲跟前想说话又收了回来。反复扯着玩具的耳朵,显然她不知如何开口。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爸爸腰疼病犯了,他需要人照顾……”

女儿劝说好一阵,妈妈才松口同意老李搬回家。在办公室睡了一个月沙发的他,一进门,脸上有着难掩的激动与愧疚。爱人坐在沙发上,脸转向窗口。他赶忙殷勤地送上一杯开水。

接着而至的半年犹如长了翅膀,飞掠而过。女儿又忙着准备事业单位招聘。一切都以孩子为中心,两人再没有发生过“战争”。

女儿进了公示名单。爱人天天早出晚归,四处打听女儿报考单位的情况。心里算盘敲定,接下来让老李出面,安排个好岗位。可老李只是嘴里答应着。结果,孩子录取了,可那岗位要经常出差呢。爱人再也忍不住,说:“老李,你为啥不找人给娃选个好岗位,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你心咋这么狠。”

爱人当晚就写离婚协议。她认为老李对待家人永远不讲情面,从不把女儿的事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老李煮好了稀饭,把馒头和鸡蛋放进盘子搁在桌上。女儿来到卧室,坐在母亲床边说:“妈,你做事不能太随意,我分到哪个岗位上都行,我们不能给爸爸拖后腿,不要让他为难好吗?”

爱人心绪平静了许多,说:“唉,你从小没受过日晒雨淋,现在要你经受这些,我不忍心。”

女儿靠到她肩膀上,像小孩子一样撒起了娇。接着,站起身,拉着她穿鞋下床。

“女神们,吃饭喽。”老李喊道。爱人说:“别那样虚伪地叫我们。我们真心待你,你却那么无情。”

女儿搂住她,说:“您放心,妈妈,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往事如烟,一晃两年了,女儿都成家了。

……

老李又拿起那张纸条,说:“今晚咋都要喝几盅,为我懂事的女儿。”



商洛山

(总第2388期)
刊头摄影 石祥民

又见柿子红

王琪

胡家湾,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有我童年的欢乐时光,也留下了我太多的美好记忆。

它坐落在秦岭腹地一个四面环山的圆“罗盘”之上,正北方是方圆几十里的群山之首,当地人称之为老梁头。老梁头没有官方大名,因为它的高大,巍然屹立,延伸向东西两侧的两道山脊酷似左膀右臂,紧紧地把村子搂在它的怀抱之中,乡亲们就亲切地称它为老梁头。老梁头东边是一座叫东坡的高山,站在离老梁头不远的地方,和老梁头同时守护着我们的村子。由东坡顺势延伸的一座小山形似一条巨龙,蛰伏在村子的正南方,既为人们留足了开阔的视野空间,又使人们虽身处众山包围之中却没有高山压抑之感,同时也为温暖的东南风留下了北上的通道。村子的西面则由老梁头的孪生兄弟鸡冠山镇守,寒冬老梁头和鸡冠山手拉手、肩并肩紧紧地挤在一起,把呼啸而来的西北风挡在了自己身后,使村子免遭严寒的侵袭,开春它们又把北上的东南风拦在怀里,为这里早早送来了春天的气息。

在这东西南北四座山中,东西南三面的山上长满了苍松翠柏,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唯独老梁头的西半部被松柏覆盖,东半部却长满了栲树,人们称其为栲树坡。栲树叶子正面呈绿色,背面则长着薄薄一层白色的绒毛,山风吹起,老梁头一边碧波荡漾,一边银浪滚滚,犹如一群群鱼儿在大海中翻滚跳跃,蔚为壮观。深秋叶子落去,栲树坡就成了相互交错的旗杆方阵;风来声起,清脆嘹亮如风铃般的声音十分悦耳动听。天高云淡的冬日里,如能身临其境,躺在林间厚厚栲树叶铺就的松软的黄红色地毯上,尽情沐浴着冬日暖阳,倾听这美妙无比的天籁之音,那真是神仙般的享受。

提起栲树坡,它还有一段辛酸的历史。早些年,人们在有林有坡的地方烧木炭,可怜的栲树坡变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锯齿咧咧嘴的树茬在痛苦地流着泪。好在栲树的生命力极强,只要树茬还在,第二年春风吹又生,照常生枝长叶,不几年又能成树成林,生生不息。20世纪60年代初,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树根树皮,树叶野菜,庄稼秸秆、五谷壳只要无毒,都成了人们充饥的食物。栲树皮的橡子和一种青藤上生长的叫作吃垮叶的树叶子成了村子里人们保命的稀罕食材。栲树坡和村里人共同度过了那段饥荒岁月,它是村民的救命林、功臣林。栲树坡真正林密叶茂、生机盎然的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加之法律制度的日益健全和普及、禁牧禁伐、人工造林、封山育林、林地承包……才使得荒山绿化,生机勃勃。如今,栲树坡边沟畔的核桃、柿子、松子,林间漫山遍野的连翘、柴胡、红参、苍术、葛蒲、茯苓等成了当地人采金摘银的摇钱树,埋在地里的钱罐罐,创业致富的好帮手。

老梁头、栲树坡、鸡冠山……我们祖祖辈辈守护着青山,青山也养育着我们,忠实而反复践行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人间真理。在村里,不论是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名字中带山的比比皆是,每当早晚饭时分,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妈妈叫“金山”、喊“银山”、呼“福山”、唤“宝山”的声音,此消彼长,声声的呼唤寄托着人们对山的无限深情和殷切期盼。

初冬时节,驾车行走在商洛山中,连绵起伏的秦岭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大毯子。大山的皱褶里,星星点点散落着灰瓦白墙的村落。村落边、河堤旁、田坎上,三五株高大挺拔的柿子树映入眼帘,满树叶子早已落尽,枝头只剩下红彤彤、沉甸甸的果实,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个小灯笼,在万木萧瑟的秋日里,仿佛一抹明媚的光,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热。

柿子树树形优美。树干伟岸挺拔,树冠高大浓密,树枝弯曲多变,树皮沧桑厚重,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卫士,默默地守护着秦岭的绿水青山。柿子果实色泽红艳,繁的如同一团火、稀的如同满天星,与粗壮苍老、色泽黝黑的树干形成强烈的对比。我常常想,如果按柿子树的形态培育盆景,那一定会清新自然、雅致脱俗。

柿子自古就是文人墨客、丹青圣手笔下的宠儿。柿子丰厚圆润,果实有球形、扁圆、锥形,甚至方形,有的柿蒂部位略带方形,与

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方外圆”理念相契合。其音与“事”相同,民间有“柿柿平安”“柿柿如意”的好意头,是历代画家喜欢表现的题材之一。画家张大千、吴昌硕、石鲁等多次画柿子,苏轼屏风中常以柿子为主题,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柿子含糖量高,产量大,在粮食短缺年代是果腹的重要食品。柿子树不挑土壤,不怕涝也不怕旱,一棵大树动辄产几百斤柿子,是稳定的“铁杆收成”。家里有几棵大柿子树,人们就饿不着。甜柿子拌麦糠晒干磨细后,可以做成柿糠馍,在甜味的遮盖下,难以咽下的麦糠就变成了充饥的食物;柿子削下的皮糊霜后可当零食,这样,柿皮就变成了孩子们的美食。

商洛正在打造中国康养之都,柿子树的生态价值、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必将得到进一步挖掘。商洛人的日子也一定会像柿子一样红红火火、“柿柿如意”。

一棵拐枣树

俱新超

召集伙伴准备去摘拐枣了。

次日,祖母去赶集,我们就在村头大碌碡旁集合,躲过了祖母,也得躲过来往的大人们。我们揣着大方布,恐拐枣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就让大伙儿带了长条塑料布,准备铺在拐枣树下面。摘拐枣有伤“体面”,我们瞅着拐枣树邻家无人时,拿来长竹竿,沿着树干支棱起来,戳向空中树枝,摀住竹竿最下头,便左摇右晃地摆了起来。此时,俏皮的拐枣一溜烟跌落下来,我们几人换着摇竹竿,收获自然颇多。在小伙伴联谊打拐枣的过程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谁也不能偷吃,否则将被我们孤立、疏远。半个时辰下来,四角站立的四人,将布条拉平整,或大或小的拐枣就聚拢一起,等待我们收拾打包。于是,我们一个个双手张大掏出拐枣就往兜里、袖筒里、花帽中塞去。

如今想来,年幼无知的日子,竟是这般可爱生趣。每年深秋,我都携兄弟伙伴

去崖畔打拐枣。打得多了,我和祖母就去集市售卖,祖母眼睛不好,拐枣一打一画就知道哪里地盘供我们经营“生意”。我们的拐枣旁枝少,都是祖母精挑细选摘过的;我们的拐枣吃着甜,祖母总叫人品尝,在她眼里,果子就是面子。

《诗经·小雅》中记载:“南山有枸”。据《辞源》解释:“枸即枳椇,南山谓之秦枳”。《陆疏》中说:“枸树木,其状如枳,高大如白栲,枝柯不直,子着枝端,大如指,长数寸,啖之甘美如饴,八九月熟。今官园种之,谓之木蜜。”古语云:“枳椇来巢,言其味甘,故飞鸟慕而巢之”。我便对拐枣多了一份厚爱,起于心,发于舌尖,沉于味蕾。

拐枣百吃不厌,入心的甜糖浆在口中与舌齿纠缠着,真是一口拐枣一冬甜。拐枣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听外公讲《苏东坡集》,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苏东坡的同乡人因长期酗酒得了一种饮食倍增,小便

频繁的病,久治却不见好转。苏东坡推荐张肱为他治病,张肱诊后认为是慢性酒精中毒,于是开醒酒药中的一味主药便是“枳椇子”,此人多年不愈的疾病就此痊愈了。从此,张肱的醒酒药也就成了苏东坡的醒酒药。

曾有一段时间,我将打来的拐枣卖给药铺,换回来的钱买些吃食与祖母分享,满满的喜悦幸福感随即涌上心头。祖母说:“崖畔多危险,日后不准去。”祖母的话我不敢不听,但日后无聊,性子皮,我也偷摸着常去看这棵拐枣树,只是我不再用长竹竿打它的枝枝叶叶,我怕村中这仅有的拐枣树失了病,失了情,来年再也不结果子了。

我在拐枣树上索取了太多,日后怎么报答它呢?无论如何我都不愿忘记这棵陪伴过我的拐枣树,它那甜润的汁水润泽了我的童年生活。我会时常想起它,也要像它一样,力所能及地把自己的温暖送给人。

青山苍翠忆乡愁

郝正华